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一十七期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编者的话：在中国的神话里有下凡的传说，本文所记的就是一次下凡的故事，情节类似《西游记》。

在《西游记》里，天释两界因管理不善，经常走失人口。他们来到下界，没了管束，占山为王，为害一方；加之法力无边，无人能降，以至连神通广大的孙行者都奈何不得。本篇的尊神就像是《西游记》里那些天上有根的洞主，但比起西海龙王的外甥，太上老君的童子，弥勒的小徒之类，她的血统更高出一等，乃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亲闺女。

故事开头很平凡，作者宋女士调到军报，同一个新来的女记者分在一起工作，并且朝夕相处。宋女士发现，这位新战友有点无拘无束，自由散漫，不时违反军容风纪，于是当面提出批评，不料却招来示威般的反弹，且无人敢管。

事实证明，同后来的发作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任性，一旦露了真身，女孩家的“无拘无束”可以化作无法无天。与玉帝亲自大闹天宫相呼应，小公主略显神通，把军报搅了个底朝天。

在《西游记》中，对于那些来到下界兴风作浪的亲属、爱徒、宠物，主人們的辯解是疏于管教。与他们不同，公主行事名正言顺。她接管军报，不过是伟大战略部署之一步。顺理成章，军报供奉的牌位也从三个变成了四个：三位一体的神圣家族加护法的军神，一个万寿无疆加三个永远健康，公主忝列末位配享。

翻云覆雨之际，捉牛鬼 104 人，宋女士也在其中。本来两个同室女孩，赌气

使性，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这种正常关系在宋女士与肖力之间是不存在的，因为“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宋女士被办“学习班”，然后被迫离开部队。

其实宋女士的命运早已注定，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了她与公主的相遇，并且让她执行一项她本人压根儿无从觉察的重要使命。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她从“贴身保卫”变成了“贴身”的“特务”——而她只是在事后才得知这一切！造化弄人，莫此为甚。

说到造化弄人，公主肖力又何尝不是。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身披光环，口含天宪，使命在肩，大权在手，弄潮于如此纷繁复杂的“革命”，怎能不荒唐百出、伤人害己？当年她与父母俱荣，嗣后也不免于父母俱损，失势落魄。

如今的肖力，不仅无缘跻身于权贵资本，反而被某些人当作怀念毛泽东、反抗权贵的符号。于是，有抬轿者撰文渲染肖力如何朴素如何平等待人。其实，他们隐去了重要的历史：有多少人在肖力的威势下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宋女士在文中所说：“对她的希望和评价，关键要看她是否以特权人物自居，是否以当然领导人自居，是否能平等待人。”最大的不平等，是失去约束的，对别人生杀予夺的权力，是政治上的特权。

我曾陪伴过肖力

宋玉芬

我原是一个普通的女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奉调与毛泽东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一起工作，同她朝夕相处约十个月，从而使我的命运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与“文革”中

难以计算的受迫害人相比，我受的迫害还算轻。但通过我的遭遇来透视“文化大革命”，也还有一定价值。

初识肖力

1966年底，我从军事博物馆被调到解放军报社当记者。我到平安里三号报社报到时，记者处宋琼副处长(副师职)对我说：“我们这里过去只有两名女同志搞内勤。现在工作需要女记者，她二人都有孩子，不能外出采访，就调你和另一位同志来了。”我说：“我没有经验，可当不了记者呀！”宋副处长说：“我调查过你的情况，你可以边干边学。”正说着，一位身着战士装的女青年走进来。宋琼忙站起来介绍说：“这是肖力同志，也是刚调来当记者的，以后你们二人就住在一起吧！”我看这位女同志，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形，白晰的面孔，素白框的眼镜，齐颈的直发，面带调皮的微笑。我们互相握手问好。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朴素中透着潇洒，祥和带着活力。我很高兴，我相信她将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

我和肖力被安排住在报社办公大楼五层的一间向阳的房间里。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两张三屉桌和两把椅子。我打开行李摆放各种物品。闲聊中，肖力告诉我，她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军，部队里的好多事情都不懂。她问我什么时候入伍的，我告诉她我入伍已经六年。她说：“那你是老兵了啊！”她看到我带来的一本《入伍须知》便问：“你还看这个？”我说：“是啊，部队是人手一册，军委要求全军都要学习它！”我说着随手将《入伍须知》递给她：“你可以看看这个。”我这个人实在，她说过部队规矩她不懂嘛。肖力笑了笑把书放下。

“你是干部子女吧？”我有把握地问。

“是呀！你也是吧？”

“嗯。你爸爸是谁呀？”我又答又问。

肖力笑问：“你说呢？”我怎么说？她叫肖力，必定姓肖，“是肖华（总政治部主任）？”长相不像。

“不是，你再猜猜看。”她的表情像在逗我。我又想了几个姓肖的大干部，但又一一否定，猜不着我就不猜了，人家不愿说，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根本就没想到她是毛主席的女儿，换句话说，我绝想不到她的爸爸是毛主席。

从此，我就和肖力结伴出入，朝夕相处了。肖力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不仅深通中国历史，而且对古代诗词和京剧生旦唱腔都很熟悉。有时边走边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既豪放又潇洒。

这时，我又了解到，当时的中央文革指定解放军报社编一份绝密刊物《快报》，专门刊登各界“文革”内情，供毛主席等少数中央首长阅读。为了编好这个刊物，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指定宋琼主持，把报社常驻各军区的记者大都召回北京采访，又从基层调来不少年轻军人当记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我来自总政系统。宋琼因此经常到钓鱼台接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有一次江青还轻车简从到报社来看宋琼，了解《快报》组的情况，报社广大群众都不得而知。我和肖力都参加《快报》工作。

我头一次同肖力一道外出采访是到京郊怀柔县的农村。同去的还有宋琼指定的几位男记者和记者处内勤金秀芳同志。晚上，肖力、金秀芳和我同房东母女共睡一铺火炕。金秀芳和我共用一条褥子，肖力则单独睡在一边。第二天清晨，金秀芳和我早早起床，按我军的老传统帮房东挑水扫院子。我们挑水回来，看见肖力已刷完牙，正从口杯里用毛巾蘸水擦脸呢！我觉得她怪怪的。我和金秀芳则同房东的漂亮女儿有说有笑地用房东的脸盆洗脸。房东女儿一面用手指着肖力，一面向我们撇嘴，她的意思大概是认为肖力“不合群”，当时我对肖力的行为没多想，只觉得她怪，现在想可能是她怕用别人的脸盆不卫生吧？

一天，我们采访回来的路上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们就买了一些拿着准备回住处再享用。

肖力二话没说拿起一串就吃了起来，并问我们大家：“你们怎么不吃呀？”杨胖子忍不住四下里望了望，拿了一串犹豫片刻也吃了起来，看他的架势大有“管它呢！豁出去出了”之意，这说明他知道他在违反军风纪的要求。其他人谁都没吃。回到住处，我们一人一串地吃起来，毕竟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嘛。“小宋，你不是说你吃吗？怎么现在吃起来了？虚情假意！”“在大街上当然不能吃！”我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如果说这算对她不尊的话，那么这是第一次。

从农村回到报社，宋琼已调到钓鱼台中央文革任办事组组长，由老记者栾保俊同志直接管我们。但重要事情还要请示宋琼。据别人回忆我曾对栾保俊同志建议说说肖力，注意军风纪，外出时不要边走边吃东西。我已记不清我是否说过，但从我对自己严要求，看不惯别人违反军风纪现象和我的认真劲儿推测，有可能说过。一次谈完工作后，栾轻描淡写地对肖力说了一句：“以后出去别吃东西。”谁知肖力竟生了气。第二天开会，她从衣袋里掏出糖果，分给在座每人一把，就是不给栾保俊。她坐在栾的旁边，把糖送进嘴里，然后说：“我就是人家把我看成是好吃懒做的姑娘！”搞得栾保俊十分尴尬，我也感到很惊讶。

“1·13事件”肖力亮相

我们第二次外出调查，是到京西木城涧煤矿。这次共去八个人。女同志有肖力和我。带队的是作战参谋出身的军事编辑方抚时同志，其他五人大都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人。

这时是1966年12月下旬。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批判了所谓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为代表的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汇报》造反派开展了夺权斗争，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肖力就提出，回到报社我们也要造反。当时，报社内部也有少数人闻风而动，贴出大字报，要造报社领导的反。当我们从木城涧煤矿回到报社，在楼梯上看到一份“古田战斗队”的大字报，肖力即对我们几个人说：“他们的观点同我一致。”肖力提出要在报社内造反，宋琼马上连声表示支持。当晚，也就是1月12日晚上，我们八个人分为两摊，一摊由方抚时牵头给《快报》写调查报告；一摊由肖力牵头起草造反大字报。起草大字报的这一摊三个人，实际上由肖力口授，另两位记者执笔并润色，写成一份题为“解放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号召报社革命同志学习《文汇报》起来造反。大字报的落款是“革命造反突击队”，并署有八个人的名字，肖力排在第一位。本来是由领导上指派一起工作的八人，就这样形成参加报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指定方抚时任队长，她自己担任顾问。宋琼、栾保俊等了解肖力真实身份的一些老记者，也连夜写出一份支持突击队的大字报。还有一位老记者胡学方，从栾保俊那里得知肖力要造反的消息，也带领几位老记者写出大字报，提出要改组领导班子，由新班子马上接管报社领导权。

1月13日早晨，报社群众见了肖力、方抚时等八人，宋琼、栾保俊等九人和胡学方牵头的三份大字报，普遍感到意外。一是大家认为《解放军报》和《文汇报》不同，是中央军委机关报，是在林彪正确领导下的，不能像《文汇报》那样搞夺权；二是报社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甚至还未听说肖力这个人，因为她到报社不久，一直在记者处活动和工作；三是列名三份大字报的人，绝大多数是记者处的记者和领导。而宋琼、栾保俊等人，又被公认为代总编辑胡痴的红人。于是，广大群众就认为，这是记者处领导同新老记者串通一气，在胡痴支持下要夺报社的领导大权，而把编辑部的广大同志排斥在外。于是，连无意造反的人也投进造反热潮。

当天下午，报社群众在五楼会议室集会，严厉质问栾保俊、胡学方和肖力：“你们搞的什么阴谋？”逼问得胡学方和栾保俊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只有肖力从容不迫，沉着应付，声称她那份大字报同另两份大字报没有关系。

有个据说是“古田战斗队”的年轻人，气势汹汹地质问肖力：“你是什么人？你是哪里来

的？你凭什么要夺权？”有位编辑部的同志是知道肖力的底细的，见此情形，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连声呼喊：“不行啊！不行啊！怎么能这样对待她呀？你们知道她是谁呀！”于是，肖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女儿这件事就悄悄在编辑部逐渐传开。

此时肖力的认识，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她见报社广大群众对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极为反感，情绪激烈，也对胡、宋、栾产生了怀疑。恰巧这时一个老记者又做了件火上烧油的事。他看到报社群众逼问新老记者，便自作多情，不征求记者们的意见，也不征求肖力的同意，便以记者处各战斗队首先是“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贴出“严正声明”，对下午的会议进行指责。肖力一见勃然大怒！大概她已认定，记者处的领导和记者对她的支持是要利用她的名义和身份来夺取报社的领导大权确实是个阴谋。她马上用“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贴出“强烈抗议”，表示同记者处的各战斗队划清界限，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到13日晚上，肖力便公开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肖力者，小李的谐音也”。她本名李讷，有人叫她小李，肖力乃“小李”。这使整个报社都轰动了！一些造反群众要求把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揪出来，肖力表示支持。14日凌晨，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便被造反群众关押起来。也就从这一天起，中央文革也不叫军报编《快报》了。

我直到13日夜，才同报社群众一道，知道和我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的肖力，竟是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爱女，是实实在在的现代金枝玉叶。时至今日，我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并未感到惊喜、荣幸、惶恐。原因在我和肖力两方面。我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时，时时处处能体贴她，照顾她，谅解她，因为我天真地相信她说对部队纪律不懂是真心实意的，而我又是入伍六年的“老兵”了，且年龄又比她大几个月——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不能过于要求。但是当我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我就不能谅解她了：你既是毛主席的女儿，那你事事应该做得更好，起码叫人服你。特别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她的一些言行我实在看不惯，所以听说她是谁后，也就没有什么幸福感了，有的只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的大悟之处在于，难怪宋琼作为记者处副处长，对肖力这位新记者那样客气，见了她都要站起来；难怪肖力外出采访，宋琼要组织那样庞大的采访组。原来老一点的记者，是要帮她搞调查写稿件；而新调来的年轻记者，实际上是要做她的警卫员；而那位担任领队、参谋出身的军事编辑方抚时，一旦有事，就要担任保卫肖力的指挥员；而所谓记者的我，平时只不过是公主的贴身陪伴，一旦有事，理所当然地要参加保卫肖力。可话说回来，不仅是对肖力，随便我们八人中的哪一位有了意外遭遇，大家也会同心协力帮忙的。当时就我和肖力的潜在的特定关系来说，我已在尽我的职责，只不过我自己并不知道。

1月14日下午，林彪的妻子叶群和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当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来到报社，看望肖力和突击队的成员。1月17日，林彪写了一封《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了肖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行动“好得很”，表示“我坚决地支持你们。”同时点明胡痴等人要那样做，是个阴谋。这句话一出，胡痴等人就被打成“阴谋小集团”。毛主席在林彪的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也肯定了她女儿的造反行动。

应当指出，林彪的信，是写了突击队八人的姓名的，意在指出肖力造反不是她一个人的主张。后来不知何人，出于什么原因，把八个人的姓名化成“肖力等八位同志”。为保持历史真实面目，我认为还是写出这八个同志的姓名和顺序为好：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XX、宋玉芬、武将、刘XX、杨XX。如今这八个人全都健在。李XX当时虽然不是党员，后来却被称为“肖力同志最信任的人”，一度成为肖力在报社的代理人，代替和帮助肖力办了许多“大事”；杨XX那时也不是党员，但他臂膀粗、力气大，号称“杨胖子”，在武斗“专政对象”时，他能按着对方的脖子直压到触地，成为一名著名的打手。刘XX也成为肖力手下的一名“小将”，今天我就不写出他们的名字了。

最可笑又最可叹的是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当初煞费苦心地保护、支持肖力，曾被

肖力称为“好叔叔”，宋琼还获得江青青睐。不料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一夜之间，被肖力带头打倒，长期被关押，无数次挨批斗，饱受皮肉之苦。可以说，如果不是遇到肖力，别人要打倒他们是很困难的。难怪栾保俊在关押室中写下一首顺口溜道：“肖力姑娘干劲足，一耙子打倒仨叔叔。叔叔有冤无处诉，大被蒙头一场哭！”

“1·20事件”肖力显神威

就在林彪《给解放军报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在社会上传达后第三天，解放军报社又发生“1·20事件”。

由于中央文革批判了所谓刘志坚为代表的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摇了军队各级党委对部队内部运动的领导，军内造反派风起云涌。全军各军事院校数以万计的学员涌进北京，造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反，他们不知道军报内部已发生变革，更不知肖力是何许人。1月20日午饭后，我和肖力正在五楼宿舍内休息，只听得院子里一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口号声，从窗户往下一看，院子里站满了上千名年轻的军人，原来是军事院校学员要来接管解放军报社。

这些学员列队向军报办公大楼内冲，并且扬言：“军兵种领导机关都被我们占领了，何况你小小的报社！”“总政治部都犯了错误，你军报还不交权！”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冲进办公楼就要把编辑记者们一个个拉出去，谁阻挡他们就被拳打脚踢。他们还冲上楼顶，插上一大片造反组织的红旗，表示已占领了报社。报社的有线广播宣传“军报是保护单位”，劝说他们退出去，他们就爬上楼把电线扯断。四楼记者处办公室内，一位老同志打电话辗转找到中央文革告急。从那里传来陈伯达的电话批示，其中有一句话：“学生不要冲解放军报社”。我站在楼道的一张凳子上宣读陈伯达的指示，一伙人马上把我拉下来，连声说：“我们不是学生，我们是军校学员，我们不是冲报社，我们是革命行动！”“陈伯达的话是假的！”连推带搽地把我拉出办公楼，由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押”着我去核对陈伯达的电话指示是真是假，自此，我离开了报社，也就是说，报社后来发生的事我都是事后听别人说的。

正当这些学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关锋穿着军装，乘坐一辆广播车从中央文革到了报社。他是否由肖力打电话找来，我不得而知，他在院子里呼吁那些造反军人退出报社，并且一再说：“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些年轻的造反军人已经闹昏了头，根本不把关锋放在眼里，也听不出关锋的话外音，坚持要接管或参加报社领导，吵吵嚷嚷不肯罢休。

双方争执了很久，大概直到关锋表示他们可以选出代表，同报社革命群众谈判，大队人马才撤离报社，留下少数代表在五楼会议室大吵大闹，非要参加报社领导不可。

双方在会议室直吵到将近半夜。关锋回到中央文革请示，最后把叶群搬了过来，以军队领导的名义训了造反军人一通，宣布逮捕一名带头的学员，造反军人代表才得知军报已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生女儿造了反，他们再来造反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一个个目瞪口呆，都自觉地弯腰低头，口口声声表示“罪该万死”、“向毛主席请罪！”最后都灰溜溜地逃离了报社。

“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从此“毛主席的女儿在军报”名声大振，再没有军内外任何造反派敢到军报来“革命”。

肖力是怎样领导“革命造反突击队”的

肖力和她所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成了报社内绝对正确的革命组织，它贴出的大字报“句句是真理”，突击队主张什么，大家都立即响应，突击队反对什么，大家都紧紧跟上。我作为突击队的成员，自然也沾了肖力的光。因为肖力是那么特殊的人物，时常不离其左右的，我一度也被一片神秘感笼罩着。因为我的姓氏吧，有人就认为我是宋任穷同志的女儿。

我们八个人署名的大字报流传到社会上后，串连的、外调的全来了。一次，几位军人向我调查 20 年代在河北保定上过小学与王昆(不知是不是那位歌唱家王昆)同过学的一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父亲那时刚出生；有人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XXX 能否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等等。后来我分析，可能那些人把我的名字当成当时北京市领导人宋汝霖同志的名字了。

在外人看来，作为突击队的一员，一定很快活，很得意。实际上，对我来说并不那么回事。“革命造反突击队”是由宋琼指定的采访组成员仓促成立的。当时只有方抚时等人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大多数人都没有对她另眼看待，也谈不上格外尊重。如今她显赫的身份公开了，而且显示了她扭转乾坤的能量，大家很自然地对她产生了敬畏的心情，对她毕恭毕敬。她不在跟前，大家有说有笑，她一进门，大家立即正襟危坐，十分拘谨。而肖力正相反，从前她以普通记者面目出现，大概还有所顾忌，言语行动还有些许约束；而如今身份一经公开，便自己解放了自己，讲话畅所欲言，行动更加自由，不受多少约束了。

记得 1967 年 3 月某一天，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我们突击队的人员都坐在一块。开会前，稍晚于我们到达的肖力一坐下就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大吃起来。边吃边又从挎包里拿出苹果递给武将，武将推辞不要，肖力硬塞给他让他吃，武将不吃，把苹果递给我说：“小宋你吃吧！”肖力说：“我是给你吃的，叫你吃你就吃！”在那种场合，武将实在张不开嘴，就拿在手里，杨胖子见了说：“你不吃，我吃！”我对肖力说：“你没吃饭吧？”既是与她打招呼，又是替她在众目睽睽面前大吃特吃找理由，没想到肖力不答反问：“你又看不惯了吧？”对此，我只好默不作声：管别人看得惯与否，去他的军风纪，你不照样“我行我素”？还有一次，我和肖力在街上散步，看见理发馆橱窗里的发型照片就议论起来，我们俩都不喜欢北京人称之为“屁帘儿”的前留海。谁知一天中午，我和肖力各自躺在床上准备午休。突然，肖力手持剪刀向正在看书的我扑来，她一手按着我的头，另一只手举起剪刀要剪我的头发，说要给我剪个“屁帘儿”。我大吃一惊，连忙举起双手挡住她的手，她站在床前居高临下要剪，我躺在床上用力抵挡，二人喘着粗气，又带着笑声，“搏斗”了几分钟，她虽身材比我高，但最终敌不过拼命挣扎的我，我从她手里夺下了剪刀，并将其压在我的褥子底下，身体躺压在上面，我发出得意的、胜利的笑声，她也无力地笑着。我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一个两个年轻姑娘之间的玩笑，事过之后也就不再想它了。不料，在突击队一次开会时肖力说：“小宋这个人不随和，连给她剪个屁帘儿都不行。”我这才意识到，那件事对她来讲，并不是在开玩笑。她是学历史的，难道就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还是在有意施淫威？又有一次，她提起：“我刚来时，小宋还叫我学《入伍须知》哪！”言外之意，是我小看她了。她不需要学习部队的有关规定？那就是说，她当时对我说对部队的纪律不熟悉也不是诚心诚意的？她爱给别人起外号，因我的眼、鼻、嘴大就被她叫做“三大”。叫呗。给我和其他人都起了外号，是她的无拘无束的性格(或特权)使然，我仍当它是个玩笑，不放在心上；但后来给我扣的那些政治帽子却压得二十几岁的我不堪负重——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那是玩不起的玩笑！当然，没有人给她起外号，话又说回来了，又有谁敢给她起呀！

在突击队内，一切事均由她这个顾问说了算。第一任队长方抚时，由于军报不再担负编《快报》的任务，采访组已撤销，他回到了军事编辑处。突击队剩下的都是记者，由武将接任队长。而所谓队长也只是跑跑腿，供顾问驱使，没有任何权力。可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除了生活习惯不同之外，突击队的最主要的分歧是对报社广大老同志的看法。肖力在报社干部大会上公开说：我爸爸说了，我到报社来，要向叔叔们学习。她的话曾博得了全场的掌声。而背地里，她开口闭口都是“那帮老家伙”如何如何，“年纪大的都老奸巨滑”等等。她的理论是，报社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凡是在报社工作多年的，她都看做是“三朝元老”、“旧班底”、“旧势力”，而且说“旧势力太严重，如今造反就是挖掉这条黑线”。正因为这样，她反对突击队的同志同报社的老编辑老记者接触，提出要提防老记者探听突击队的秘密。她

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李 XX 百分之百的赞同，李对肖力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还有一位刚调来不久的年轻战士金 X，也对肖力百依百顺，肖力便把他收到突击队里来，他是突击队解散前吸收的唯一成员。从此，李、金二人便成了肖力的左右手。

武将和孙浩刚两位同志，在参加《快报》前，也是调来当记者不久的，但他二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军报的成员，大都是从军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人才，有不少人是经过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考验，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好党员、好干部，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解放军报一再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怎么可以想象，这样的报纸，是由黑线人物办出来的呢！因而，他二人有时就向肖力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惹得肖力不满意。她怀疑孙浩刚对老记者印象好，可能向老记者泄露突击队的秘密。当队里开会时，她言谈中不时对孙浩刚讽刺挖苦，有时开会也不通知孙参加。她私下里不只一次同我议论孙浩刚，我也几次坦率地建议肖力：“你是不是找他谈一谈，明着跟他说，他要呆在队里，就要做到守队里的秘密，做不到就自动离开。”她不做声，而对孙浩刚的议论却不停止。孙浩刚有个习惯，每次吃饭到最后，用筷子把特意留下的一点菜归拢起来用水冲汤喝，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个人习惯，实在没什么特别的。可肖力则认为是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孙浩刚的小商人习气。这里有两点说明。一是孙的出身我并不知道，只是听肖力说他是小商人出身；二是我再怎么上纲上线，也看不出孙浩刚的吃饭习惯与小商人习气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虽然在以后的检查、“认罪”中，曾经谈到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不如肖力。）在单位食堂，肖力老买甲菜吃，我也不感觉有什么不妥，经济条件允许嘛，想吃就吃，我就经常买甲菜。相反，不买甲菜，那也是个人的自由和爱好。肖力对我说：“你看，武将从不买甲菜！”我说：“武将家里负担较重，上有父母，妻子又快生小孩了。”对她老买甲菜，我给她找了个理由：“你吃甲菜是因为身体不好。”她说：“那倒也不是。”从不恭维人（特别是她）的我头一次马屁就拍错了。

我天生是个耿直的人。本来，有肖力这样一位天上降下来的非凡人物在身边，如果我对她奉若神明，无限崇敬，时时顶礼膜拜，大树底下好乘凉，说不定会有什么好处呢！但我却从没有想过和做过。有一次队里开会，我说最近我们队里有些散漫现象，有人马上接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肖力同志来改造我们。”“不对！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话直冲冲地从我嘴里说出。其他人听我这样说不免愣住了。看我的认真、执拗劲，一直未吭声的肖力息事宁人地对大家说：“小宋说的对。”我知道我的话使肖力下不来台，至于她对我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她也不是毛主席，她总不会与她的父亲争高低吧？我平常是个开朗的人，有话直说的人，当时队里的那种神秘、沉闷氛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情绪低沉，说话明显少了，以至于有一次会上，肖力突然问我：“小宋，你回家和你父亲讲话比在这里多吧？”我马上意识到，她又同怀疑孙浩刚、刘福山一样怀疑我回家泄露了她的机密（事到如今，我都想不到对肖力，对队里有什么机密好泄的），这种无端怀疑，我很不满意，脱口就说：“那你去调查好了！”这时当时的队长马上大喝一声：“小宋，你怎么这样说话！”正因为我情绪低沉，很少说话，肖力说我是“革命的同路人”、“把革命当旅店”等等。我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呀，怎么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政治重压！

“8·23 事件”肖力掌握报社全权

经过“1·13 事件”，打倒了代总编胡痴，报社党委已不存在。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报社的运动。但编报还要依靠老编辑，肖力只担任了版面监督组长，对报纸版面进行监督。过了一段时间，经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商定，由毛主席任命赵易亚为军报总编辑，成立了新的党委。

赵易亚同志是理论宣传家，50 年代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1 年升为少将。后来转业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任院长陈伯达的副手，实际负责该院工作。这次

回到解放军报社任总编辑、党委书记，开始阶段与肖力合作得挺好。

1967年8月下旬，肖力将近一个星期不到报社来，李XX和金XX也好几天不露面。对此，我们突击队曾有人提过他们三人不知干什么去了，但是没把它当回事。因为肖力来去自由，经常去中南海和钓鱼台，别人都不过问。23日晚饭后，我和队里其他同志去参观西单商场武斗现场。回来后发现报社院内气氛异常，灯光通明，高音喇叭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叫声。人们奔走相告：赵易亚被肖力同志揪出来了！我看到一份长篇大字报贴在办公楼对面墙上，内容是揪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赵易亚”，落款是“新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李XX、金X”。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不，是大吃两惊！

首先我惊讶赵易亚同志被揪出。因为不久前肖力还告诉我们：“要支持赵总编的工作。”如今言犹在耳，她为什么突然又喊出了打倒赵易亚的口号？其次我惊讶肖力组织新突击队，将我和方抚时、武将、孙浩刚、刘XX和杨XX六人排除在外，为什么事先一点口风不露，更没有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她这样搞突然袭击，显然是不相信我们几个人了。

我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后来听说，在我们滞留在西单商场武斗后的废墟时，陈伯达到了报社。他在院子里召开群众大会，用他难懂的福建口音讲话：赵易亚这个人很反动，但我没有看出来，是肖力同志发现了！肖力同志又立了新功！陈伯达宣布肖力担任军报总编小组组长。从此，军报再也没有成立党委，肖力成为军报第一把手。不久，肖力又以新突击队为核心，联合报社各处造反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团”，由她任第一勤务员。军报的业务工作和政治运动，都由肖力一手抓起来。她这个班子，被称为“以肖力同志为首的红色革命政权”，在人们的眼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班子领导批斗“胡痴阴谋小集团”，批斗赵易亚，搞得热火朝天。

赵易亚为什么突然被打倒？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肖力的主动。因为当时林彪有意“砸烂总政阎王殿”，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也被揪了出来。赵易亚被打倒，大约同这些大背景有关。但肖力揪出赵易亚是得到吴法宪的支持则可以肯定无疑。1980年审判江青时，吴法宪出庭作证说：1967年夏天，江青对我说，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要夺《解放军报》的权，要打倒赵易亚。她要我办三件事：一、帮肖力抄大字报，贴大字报；二、从空军、海军、北京军区等单位抽30个办报人员，协助肖力办报；三、全力支持肖力夺权。这三件事我都办了。吴法宪确实忠实地执行了江青的指示。他指定《空军报》一位负责人带着所谓“三军协作组”到军报协助肖力一段时间。吴还宣布，在军报，谁反对肖力谁就是反革命。

我被肖力排斥在她的革命造反组织之外，开始难免有点失落感。后来我想，肖力喜欢的，是对她唯命是从的人，我做不到这一点，她不喜欢我自然不足怪。但，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更深的原因，那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有一天，我看到刘XX在抄大字报，我问他给谁抄，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经过再三恳求，肖力同志已经批准他和杨胖子加入新突击队了。刘XX原是个海军战士，天真爽直，他在突击队内经常受到肖力的轻视和冷落。他背地里曾对我说过：“突击队里没有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简直是可以掉脑袋的话（即使是我同他们分离以后，我也从没对别人说起此事，今天是头一次）。但肖力这棵大树根深叶茂，遮天盖地，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威慑力，能靠上这棵大树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刘XX和杨XX难舍难离这棵大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说心里话，出于患得患失的心态，如果肖力主动让我加入新突击队，我也会很高兴的。她不喜欢我，不叫我加入，我也不会去套近乎，更何况主动权并不在我手里，要你与否，全由肖力说了算，所以出了突击队后，我从没想过申请加入他们的圈子。再说，报社还有许多人没有参加新突击队，还不是同样干工作？而且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报社群众对肖力为人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已由无限崇敬变为有所保留，只是不便说出口而已，在不少人的眼光里，我看到了对我的同情。于是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也才有机会同老记者出去采访，学习记者业务。

我又回到了群众当中。没有了在突击队中的压抑感，我又恢复了开朗的天性。我报名参

加了由也是同我前后脚调进报社当记者的赵春淼同志为勤务员的“红战士”战斗队，我又有归属感了。复员（后改转业）多年以后回到报社，赵春淼同志告诉我，肖力曾找过他质问：你为什么吸收宋玉芬参加“红战士”？为此狠狠地批评了小赵一顿。为什么？我宋玉芬怎么得罪了肖力？就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至于引起当今公主的耿耿于怀？

红色政权实行法西斯专政

从8月23日掌握军报全部大权，到1967年底，肖力因劳累过度病倒，遂回家休息。病愈后即留在中央文革工作，听说她担任了办事组长。但她在军报的职务，依然保留着。她从钓鱼台对平安里三号实行遥控。她叫新突击队和“革命造反兵团”的人，把报社各种大字报抄寄给她看。经常给“革命造反兵团”其他负责人打电话发指示，更多的，是给新突击队的李XX和金X打电话。有时她半夜乘车来到报社，对李XX和金X面授机宜。李XX和金X成为她在报社的代理人。他二人经常传达肖力的指示，传达她的“战斗部署”，有时还“锦上添花”，比肖力的调子更高。李XX不仅事事追随肖力，连举止动作也向肖力看齐，肖力对某些事不满意，往往拍桌子训人，李XX也叉腰拍桌子训人，学得惟妙惟肖。

1968年，是解放军报社极端恐怖的一年。李XX等人根据肖力的意图，或者自以为是肖力的意图，或者出于对肖力的无限忠心，或者为了表示对肖力的无限忠心，在报社内大抓反革命。除了批斗“胡痴小集团”和赵易亚等当权派及其“同伙”之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报社另一些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对这些造反派的打击，似乎比对当权派更狠更残酷。

报社有个“古田战斗队”，是最先起来贴大字报造反的一伙年轻人。前面说过，1967年1月12日，肖力看了他们的大字报，还称赞说：“他们的观点同我一致”。不料到了1968年，李XX等人诬陷“古田战斗队”阴谋绑架肖力，罪名大得吓人，把该队一伙男女青年都抓起来分别监禁，百般折磨，都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连1967年质问肖力“你是什么人？你是哪里来的？”也当成反革命罪状。有个女打字员怀孕在身，还被拉出来在报社大院挺着大肚子游行示众，在批斗大会上低头挨斗，其状惨不忍睹。

突击队第一任队长方抚时同志，在肖力牵头的《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上名列第二，后来退出突击队回到编辑部，1968年春，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对报社内部运动的看法，李XX等人立即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扣上“妄图颠覆以肖力为首的红色革命政权”的大帽子，把方抚时等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起来。方抚时被关在一间不见阳光的小屋子达几个月之久。

当中央文革号召清理阶级队伍时，李XX等奉肖力之命，首先揪出了突击队第二任队长武将同志。武将出身贫农，历史清白，而且随肖力一起造反，无论从哪一条来说，他都不应当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而肖力等硬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还无中生有说他是“赵易亚的小爬虫”。当把他送进禁闭室同栾保俊关在一起时，连栾也吃惊地问：“你怎么也进来了？”更惨的是，不久后，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又奉命将武将逮捕入狱！

从此，报社掀起了揪人狂潮。其做法是先定性揪人，然后收集道听途说和断章取义的所谓证据，再强迫你认罪。社一级的领导干部，属于当权派，自然难逃厄运，连一些中层干部，工作骨干，也都成了专政对象，其罪名花样百出，什么“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野心家”、“小三家村”等，达五十余种。“1·13”事件时反胡痴的人，多数被专政。这些人都关在报社内一座小院（实为“牛棚”）内，都被撕去红帽徽和红领巾。每天只给吃白水煮的菜叶，夏天不许挂蚊帐，冬天不供暖，不准交谈，不准看报纸……。以李XX为首的造反派，还不时到小院训人打人。有的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像一只熊猫”；有的人被打得骨折；还有的人被折磨得一度精神失常。所有这些，都是以“保

卫肖力”的名义并在肖力的准许下进行的。不少人昨天还参加揪别人，隔天自己也被揪出；不少人早饭后上班，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往往因为一句话、几个字，就被打成反革命。整个报社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按照李 XX 等人的计划，他们还要抓更多的人。1968 年 9 月，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上级给报社派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一百余人，参加对报社政治运动的领导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军、工宣队的进入，打破了由新突击队一家独霸报社领导权的局面。但李 XX 等人自有办法，他们说：“肖力同志是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军宣队、工宣队到报社，必须接受肖力同志的领导”。而肖力不在报社，军、工宣队就必须接受她的代理人李 XX 等人的领导，等等。当工宣队一些老工人提出报社打击面过宽，要分批解放干部时，李 XX 等人就指责“工宣队干扰了肖力同志的伟大战略部署”，“对肖力同志态度有问题。”直到背后骂工宣队是“工贼”，给军宣队、工宣队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甚至不得不服从李 XX 等人的安排，这种情况同军报作为部队单位竟也需要军队支左、工宣队进驻一样都是全国罕见的奇观，真是历史的创造！

我被隔离审查清除出军队

1968 年 11 月 7 日，即“十月革命节”的下午，我正坐在记者处办公室看报纸，忽然经肖力指定的记者处造反派头头张 XX 走进来。他恶狠狠地指着邢志远、钟时等几位老记者说：“你，你，还有你，都到西直门宿舍参加学习班去！”然后又对我说：“宋玉芬，你也去！”我到了报社西直门宿舍大院，随即被关进一个卫生间，顿时失去了自由。

当时军报干部共 288 人，被关进“牛棚”小院（包括单独监禁）的“专政对象”有 56 人；这次被关进“学习班”的“审查对象”有 48 人，都是作为敌我矛盾对待的，合计 104 人，占干部总数的 36%。这两种对象待遇略有不同，学习班的人还带着领章帽徽，外表还保持着军人形象，不受殴打。这大概是军宣队、工宣队带来的宽大措施。

学习班的学员绝大部分是男同志，其中除去没有抓进小院的中层领导干部，再就是有一般历史问题早就做过结论的普通干部。使我惊讶的是，还有一些新突击队以外的造反派如“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也被一网打尽，都关进这个院里来。最早随肖力造反的孙浩刚和我，也成了审查的对象。

和我同住在卫生间的另一位女同志，是报社年近四十的财务科长。卫生间面积十几平方米，朝南的窗户已被钉死，大概是预防我二人跳窗逃跑。门上的玻璃，也被用木板封住，只留一个小孔，供看守我们的两个女工宣队员监视我们。室内原先有两个搪瓷大澡盆，盆上各搭上一个床板，上铺草垫子，就算我们的床，门外除看守外，还不断有外来的军宣队的战士，从门上的小孔向室内窥探，要看看“女反革命”是啥模样。不得已，我就面朝窗户背对房门。那些战士不满意地在门外骂：“他妈的，她干什么呢？”，我实在忍不住，突然转身拉开房门大喊一声：“干什么你们？滚！”有四、五个战士嘻嘻哈哈连忙跑开。事后，张 XX 又给我加上反对军宣队的罪名，叫我写认罪书。

负责审查我的是张 XX 和两位工宣队员。我问他们：“你们叫我交待什么罪行？”张 XX 回答说：“你有什么罪行就交待什么罪行！你反对肖力同志，难道自己还不清楚？”而一位男工宣队员，背地里却悄悄地对我说：“你那些事，依我看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事就写什么事，然后上纲上线，越高越好。”于是我就把同肖力发生矛盾的一些事如实地写下来，然后上纲上线，违心地把自己臭骂一气。

我对着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出神，想了很多很多。当时报社流行的口号是：“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每逢开会，首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也是社

会上的流行喊法；而在报社,这种流行喊法后面还要加上：“祝肖力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凭良心说，当年这么喊的时候我是心无二致地喊，喊得很自然，甚至还带有像对毛主席一样的虔诚，尽管对她的所作所为有看法。倒是恶梦醒来时常自问：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晕头转向，难道肖力也被高帽冲昏了头脑，被抬轿子的晃得不知所以，被吹喇叭的吹得找不着北？还是她要的就是这个？我在军事博物馆担任我军军史、党史解说员多年，天天向国内外观众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我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他本人的崇拜者。但是对于李 XX、金 X 和张 XX 等人，把肖力与毛主席等同起来，我是绝对想不通的。肖力的一言一行，难道都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又想起 1967 年春天江青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所做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讲了“触虺说赵太后”的故事，其中心意思是讲要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王位，就要让孩子立功作贡献。江青派肖力到解放军报社掌权，显然是要她建功立业，当好接班人。但肖力要立功，难道就要打倒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吗？

我从 1968 年 11 月被隔离，每天对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思过“认罪”，被逼写了无数的认罪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出头之日。直到 1969 年 2 月的一天，突然通知我写一份检讨。又一天下午，我被带到一间大屋子，屋内坐的都是记者处的人，有革命造反派的人也有广大群众。会议主持人叫我检讨反对肖力的罪行。当我说到“我曾对肖力说，你这样发脾气不好”，马上有人高喊：“不许宋玉芬放毒！”我结结巴巴念完了检讨书，就有一些人发言批判我检讨不深刻，认罪不彻底，态度不老实，还要我继续深入检查。什么叫“深刻”？谁敢说我认为深刻？否则把肖力往哪儿搁，新革命突击队往哪儿搁，以后对我的处理又有什么措辞？

又过了两天，工宣队通知我离开隔离室，回到原先的宿舍。我算了一下，我被隔离正好 110 天。我刚刚庆幸自己获得了“解放”，以为可以恢复工作了，不料几天后报社开大会，宣布一些人，其中包括我，“因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纯洁部队，要做复员处理，出路是上山下乡回原籍。”但是这个宣布又是矛盾的，他们一再强调这次复员完全是正常复员，不给大家作结论。这个宣布给我的打击可比被肖力甩出突击队，到隔离学习班的打击还大！要知道，为了我热爱的部队，我放弃了即将考大学的机会；八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立志以军旅生活为我的终身职业。可这下全完了！我彻夜难眠饮食无味，回家两天后就回到报社对张 XX 说：“你们不是说不给作结论吗？为什么又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在我的鉴定书上写的）？这个结论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张 XX 说：“这说明你认罪还不深刻，深刻了就不会觉得压力大。”他答应回去研究一下再告诉我，但是以后一直未告诉我到底给了我什么结论。

我 12 岁随父亲到了上海，第二年又随父亲调动工作到了北京。回原籍？找谁？复员就是哪来哪去，我要求回军博，张也答应回去研究，实际上是向新突击队汇报。后来据张 XX 说，他们向军博联系了，军博掌权的一派的头头答复：我们也在清理队伍，你们处理吧！我相信张 XX 说的，他们能帮我联系，说明还是同意我回军博的，但往日军博的战友为了不沾边，为了自己那兔子尾巴长不了的权位，不作任何调查，一句话断送了我的军旅情，更令我寒心！回军博的路被堵死了，我只好等分配了。等了六个月，每次追问张 XX，他都讲西城区安办不好安排我的工作。待到我后来去安办参加三天的学习班，经查问，安办是来一批复转军人就办理分配，所以一直未给我安排工作，是因为我的关系未送到安办，看来在这点上张 XX 扯了谎。在等工作安排期间，因心情极度低落，又急又气，生了病，有一次竟晕倒在地被抢救过来。

后来我听说，突击队第一任队长方抚时,第二任队长武将，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作复员处理，分别被送回湖北、山西家乡劳动。我才想到，比起他二人，我还算幸运的。如果他们给我也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直到半年之后，我才由北京市西城区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安排了工作。从前，为当兵我放弃了学业；如今，我被迫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再也没机会穿上了。离开部队是我终生的遗憾。

重逢宋琼 揭开一个谜

1974年夏天，我离开军队已经五年。一天，我在301医院偶然同宋琼相遇，他已经获得“解放”，正在医院治病。我同他近七年未见面了。他见了我无限感慨地说：“小宋，你看，为了你，我的头发差点都被造反派揪光了。”他摸着头对我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宋处长？”我感到莫名其妙。

“突击队李XX等人，揪着我的头发审问我，为什么调你到报社？”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哦？那我也要问你，当初调我到报社不就是当记者吗？难道还有别的目的？”

宋琼告诉我：“当初肖力来报社，中央文革首长叫我找一位女同志作肖力的贴身保卫，我才到军事博物馆找到了你。我把你的情况和你的家庭情况都向那位首长报告过，她也是同意的。这件事在报社只有胡痴和我知道。”我明白了，那位首长不言而喻就是江青。因为这时江青还在台上作威作福，宋琼还不能直呼其名。

我接着问：“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把调我到报社的真实目的和任务告诉我，使我长期蒙在鼓里呢？”

宋琼面呈无奈的颜色说：“是那位首长不让我说呀！后来肖力因为你的父母都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实际上我父亲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他们同中组部同楼办公），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不是被说成是六十一个叛徒中的一个吗？他们说我调你到肖力身边是来当特务，对肖力进行监视。”

天哪！这是多么奇怪的用人之道！安排你去做某项工作，但又不对你说明工作任务，或者告诉你的是假的。我原以为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来报社当记者，恰恰又有一个叫肖力的也调来当记者，我们是同事。怪不得肖力对我那个样。在她心目中，我不过是她的如同侍女、仆役的贴身保卫罢了。江青为什么不许宋琼明说呢？我想这是她的两面派作风，她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旗手”，哪能公开为自己的女儿配备一位贴身仆役呢！

天哪！这又是多么曲折的株连、多么大的人间冤屈呀！仅仅因为我的父母与安子文同楼办公或是安子文的部下，安子文是叛徒，我的父母也有问题了，而他们的子女也脱不了干系就成了特务，其联想力、想象力是何等丰富多彩啊！

从宋琼的口中，我才知道，从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肖力便彻底离开了报社，她在报社的所有领导职务，都被免除了，同报社造反派的联系也割断了，原因不明，可能另有高就。1973年，中央发文件任命她和谢静宜等人为北京市委书记。她在报社的“小将”们，曾到北京市委找她，但没有找到。报社同志也已多年见不着她了。

不能允许为“文革”做翻案文章

到了1976年，恶贯满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被打倒，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解放军报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几年复查，“胡痴阴谋小集团”和赵易亚等领导干部都得到平反，肖力及其“小将”们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一一得到了平反昭雪，党的干部政策逐步落实。被开除党籍、军籍复员回乡的方抚时和武将，也都先后回到报社工作，重新穿上了军装。几年后还先后担任了师级领导职务。

对于肖力的所作所为，解放军报社广大受迫害的干部群众都没有认真追究。其原因是多

种多样的，多数同志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管怎么说，肖力毕竟是他老人家的亲骨肉嘛；有些同志认为，肖力处于那样的时代，出身于那样的家庭，特别是有那样的母亲，其所作所为是不难理解的，不能完全由她本人来负责；还有的同志本着对“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对肖力的问题不想多谈；还有的同志，牢记着列宁的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对肖力当年的行为予以谅解；还有的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认为今天过上了好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不少同志认为，今天的肖力已经不是当年的肖力了，她目前的处境和心情并不好过，何必再翻她的老帐呢！至于肖力手下的那几位“小将”，虽作恶多端，但他们当年同肖力的政治关系“难解难分”，大家也就不念旧恶，宽大为怀，予以从轻发落了，并没有“以牙还牙”，特别是对肖力，没有以她母亲的罪行来株连她！

对以上这些观点和说法，我认为都有道理，也抱有同感。事情已过去了快三十年，我已经从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变成了外婆，早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我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当年心灵所受的创伤已经平复，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愿提那些往事，何况有些事情已经淡忘。我只把这段独特的经历珍藏起来，它虽不是价值万贯的珍宝，却是一粒曾射伤过我的子弹，对我意义非凡。

可是，正如古语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曾多次看到写肖力的文章，写她如何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同胡同里的老大妈一样排队买大白菜；写她如何给“6.4”平暴部队捐献了一千元钱；写她参加一个什么笔会，别看打扮土相，可论古道今起来，显得知识那么渊博等等，这都没什么，这都是事实嘛。令我惊奇的是，某年秋天，我在一本销行数百万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文革”初期肖力事迹的文章。该文对肖力在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制造冤假错案等等大事一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极力对肖力大唱赞歌。明明是肖力私自离家外出串连，使毛主席极为挂念，该文却说是毛主席派她外出执行神圣使命；明明是江青要军报派人到天津、上海和杭州去找她而找不到，该文却说军报记者在上海找到了她；明明肖力在军报一再夺权，该文却说肖力只想当一名小学教师；明明肖力经常坐小汽车来往于平安里三号和钓鱼台，偶然才骑自行车或乘坐13路公共汽车，该文却说她经常骑自行车，并且借用相声夸张地形容她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其他哪都响”。其实她的自行车是当时罕见的英国“菲利普”牌，旧是旧点但很好骑。至于她不吃小饭堂，那倒是事实。因为当时军报只有一个干部食堂，连当年的将军也吃这个大食堂。我认为，对于肖力这样的人，对于她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能要求过高，但也不应渲染过分。对她的希望和评价，关键要看她是否以特权人物自居，是否以当然领导人自居，是否能平等待人。当年她对于她的“小将”们确实不错，但那是从恩赐的态度出发的，并不是平等相待。她视广大群众如草芥，视老干部如寇仇，这是她最突出的错误和缺点。别人可以用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来宽容某些年轻人，而某些年轻人用这种话来自我开脱，则是错上加错。当然，如今的肖力可能有了很大的改变，同当年大不相同（但愿如此）。但不能因此就把当年的所作所为为一笔勾销。更不能歪曲事实，重新加以偶像化。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利用年轻一代不了解“文革”历史的实际，为“文革”做翻案文章，这是深受十年浩劫之害的广大中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也是历史所不允许的。这也是我不得不写此文的一个原因。

作者简介：宋玉芬，1940年出生，1960年入伍，1966年至1969年任《解放军报》记者。

附一

肖力同志电话指示

(原“新革命造反突击队”成员李 XX 记录、整理)

六八年元月四日

你要发挥大作用，起码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挑重担子，要头脑很清醒，要争气。不要做坛（县）花一现的人物，要兢兢业业。

这段我不来，各种人要表演。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你要起带头作用，无论从那（哪）方面讲，你都要挑重担子。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决不排除反复，决不能人云亦云，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要坚持原则，但要讲究策略。

请大家独立思考，要冷静。

另外，新干部到报社后，要挑选三、四个尖子，要有魄力的，有思想的。

六八年元月十三日

要把锋芒收敛一下，不要和别人吵，要靠边站，不然要出问题，要冷静，你们要改变方针，要夹着尾巴做人，但不能放松，还要战斗。我们队要经常有活动，不要不懂策略，要把看到的都记下来。

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敬爱的江青同志接见了我和刘 XX 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从江青同志那里回来，肖力同志让我们向张 XX 传达她的两点指示：（一）告诉张 XX，第一期学习班不要写以她为领导。肖力同志说，她不贪别人之功为己功，更不贪别人之过为己过。（二）以后肖力同志不在报社，所写的一切报告都不要提在她的领导下。

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凌晨三点肖力同志来电话，指示我办好三件事：

一、我（肖力同志）不在报社，写报告一律不能写在肖力同志领导下，这不是谦虚，你务必告诉张 XX。

二、要把江青同志接见你们的事讲给总编小组、军报小组、夏 XX 等人，大造舆论。如果有人问你们，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你们就回答江青同志只听我们汇报，没作什么指示。

三、标题和社论都不要管，只在统稿时注意，他们要砍版面组，一般坚持，如果他们硬要砍，就让他们砍去。总编组和版面组都是大泥坑

六八年三月九日

今晨四时，肖力同志工作了一夜，特意来看我，我心里很激动。我向肖力同志汇报了一些情况，肖力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军事博物馆任 XX 的问题，将来势必牵扯到唐 XX。

二、路线问题为主的宣传一定要坚持，如他们坚持四分之三的宣传，你可保留意见。

三、肖力同志问我报社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答：江青同志讲的，缺乏一种凝固的力量。肖力同志说：他们也凝固，但不是真正的革命的凝固。

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肖力同志于今晨四点左右来到报社，肖力同志指示我们：要不动声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到火候不揭锅。

六八年六月七日

肖力同志约我到钓鱼台，我汇报了报社的情况。肖力同志指示：揪坏人光看看历史，不搞透，这样不行。肖力同志最后嘱咐我，不要树敌过多，要和同志们搞好团结。

六八年六月三十日

- 一、对陈 XX 要帮助他，要观察一段看他行不行，陈 XX 的情况要随时向我报告。
- 二、要搞好队内团结，但要掌握原则。
- 三、暗示富 X 和刘 XX 注意情况，并要他们可以通过保密室给我反映情况。
- 四、武将的材料，他要撤版面组，我和小金都可以做证。
- 五、要在各处找同盟军，不要孤家寡人。

六八年七月一日

对军委办事组要尊重，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要尊重，但是要思考问题，多想一想，要动脑子，要头脑清醒，有什么情况和意见要先向我反映。

不要出头露面，要暗使劲。

夏 XX 让我来报社取纪念章，你告诉他，他爱给不给，爱怎么办怎么办。

要团结新同志，多与他们联系。

六八年七月十三日

对刘 XX、富 X 不要表态，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

要注意张氏文革、保胡势力和所谓夏 XX 这些造反派三方面的动向。

他们搞薛 X 的矛头是对向我的，他们寄来的材料是不过硬的，我还要看。

我上次在军委办事组批评你是爱护你，不这样就不能平大家的不服，要给李作鹏同志写个检讨，起码是不尊重吗（嘛），李政委的指示要坚决执行，但要给我报告。

不要忘了你的性格，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三人的团结。

陈 XX 可能要改组你们版面组，你要注意。

你看看那（哪）些人好，就让他给我写信。

六八年七月十六日

对武将要狠狠地斗，武将的问题上面已经点头了，上面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很大的领导，你知道吗？

刘 XX 是不是要夺权，报私仇，他要求我给他们派两个人。对刘 XX、富 X 都要小心谨慎，要冷静。对他们谈的情况要清醒。可以做工作，但不要直接让他们干什么，对刘 XX 他们要做工作，使人觉出你们在做工作就不好了。

对张氏文革不明确表态，先不要表态，但要暗做工作，有两个可能：一是个别人问题，二可能是一托子。这要看材料，可把情况告诉我，你们心中要有数。冷静待动，不要锋芒毕露，有情况要告诉我。

服务组规定揪人要报告服务组，实际上是压。你想，方抚时我怎么好表态。

六八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次电话：

告诉刘 XX 要和服务组搞好关系，但要大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所有这些都要讲究策略，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我在那里告诉该怎么搞，但是要大胆作（做）工作。第一要大胆，第二要谨慎。

（当我谈到富 X 同志告诉我，张氏文革开黑会时）肖力同志说：需要从一个薄弱环节突破。

第二次电话：

肖力同志看了我们送审的关于批判武将的大字报，指示说：标题定为《彻底清算赵易亚的小黑爪牙、反革命分子武将的滔天罪行》。

不要把队内的重要核心情况告诉刘 XX 他们，一般的情况可以。比如对方抚时的看法不一定讲，但心中要有数，可内部掌握，要全面考虑。

林付（副）主席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志和我，作了重要指示。

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把我去报社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了解各方面的反映，注意保密。

肖力同志问：什么时候揪的方抚时？（我答：是星期日）揪之前和你们讲了没有？（答：没有）那就好。

肖力同志指示写个坚决贯彻林付（副）主席七月二十五日接见军委办事组首长和肖力同志所做的重要指示，这是关系到军报方针的大事，要坚决照办。

六八年八月七日

（肖力同志几次来电话）

主席送芒果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从来没有的大喜事，这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突击队要表态。

主席第二次为我们的宣传要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这也是报社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我们要写大字报表态。肖力同志还嘱咐，两张大字报都一定要争取第一个贴出。

（这天，肖力同志和黄总长、文元、吴付 [副] 总长、李付 [副] 总长一齐 [起] 到报社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军报的重要批示。传达完回去后，肖力同志打来电话，指示我做如下几件事）

一、和齐 XX 联名建议总编小组要坚决认真贯彻执行主席的重要批示，要赶快研究方针，提出措施来。

二、建议和红新兵、吴 XX、刘 XX、陈 XX 等维护红色政权的人联名写大字报，写两个倡议大字报。

第一个倡议，结合报社运动学习“八·五”社论，指出在我们报社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心眼，背着红色政权另搞一个班子，搞多中心，他们就是妄图夺权，推翻红色政权，这是办不到的。大字报的最后呼吁：报社的一切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保卫红色政权。

第二个提议，认真学习和领会主席的伟大批示，对这个批示的态度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第一步讲欢呼，第二步讲伟大意义，第三步讲呼吁广大群众、干部办好报纸。

肖力同志一再指示。要注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肖力同志讲，我们要搞大动作，不搞小动作，大字报要有爆炸性的效果，要软中有硬。

（肖力同志指示我把她这些话用我自己的话讲）

六八年八月八日

肖力同志来电话提出扩大突击队，红新兵、吴 XX、刘 XX、陈 XX 都可以。

我们要经常总结经验。

要注意张 XX、服务组、总编组情况，随时汇报。

六八年八月九日

肖力同志今天清晨亲自到报社和我们研究议定发展队员名单，以及公告内容。肖力同志指示以发展突击队的方式，组织报社的阶级队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有的同志画了同心园[圆]，肖力同志点头同意）

肖力同志当时强调两点：

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不要搞得人人自危；

反对红色政权就是反革命，可公开出面搞。

六八年八月十日

肖力同志电话指示：密切注意斗争形势，发展以后要积极活动，今明两天应开大会：

一、讨论报社形势；

二、讨论发展后的反映；

三、讨论第二批发展。

总之，要加紧动作，又要注意策略。

小李，你是我们队的老队员了，要发挥核心作用，要谦虚谨慎，每次军委办事组接见都得去，你不出面谁出面，我们战斗队到这时要出面。

你们开始提出揪出代（戴）XX、付（傅）XX再发展，我考虑尊重你们的意见，才讲可推迟发展。

六八年八月十一日

第一次电话：

你们要注意策略，不要打击面过宽，群众起来了，你们要掌握好。有关的人要做深刻的检讨和揭发，但不一定作敌我矛盾处理，不然揪一堆人怎么定性，我们作为主导力量，要讲究策略，一要讲究政策、策略；二又不能挫伤群众积极性。

对于他们阴谋颠覆红色政权，散布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反动货色，要坚决彻底揭发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但要注意策略。我的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我们战斗队的几个核心同志可先讨论，然后战斗队集体讨论，要把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我。

第二次电话：

我和你讲的情况告诉了齐 XX，让他整理一个稿子送来，寄给我，不许外传，同时转告陈 XX，红新兵战斗队的几个核心成员知道就行了，你要督促齐 XX 执行。

对新同志要热情，要经常有活动，否则死水一潭，在报社要形成凝固力量。

要发挥其他人作用，抄抄写写可让给别人，不要你们三个人疲于奔命。

第三次电话（七时二十分）：

你告诉齐 XX，我对他的那些指示，要他整理出来明天送给我，我审查后，通知他传达再传达，在没回话之前，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陈 XX），如果违反，党籍处理。

军委办事组召集服务组开会，你和小金去，服务组剩下的六个人都去。你们去主要听他们讲，不要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最后讲，要透（委）婉，尊重办事组，讲的内容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内容，特别要强调揭发批判，有什么揭什么，他们想颠覆红色政权，散布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反动的，不允许的，当然要注意策略。

肖力同志问，揪出张 XX 有多少人？（答：十多人。）肖力同志说：这十多个人是不是都

是敌我矛盾，张 XX 十个人不一样，要把材料整出来，从实际出发。你们揪这些人没有报告办事组，是群众自己揪的，要赶快整材料。

我讲的这些可在队里传达，总的是要大胆，又要谨填，不能挫伤大家的积极性。

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八月十日的《军报生活》，主席看了，作了重要指示，我们队要写大字报欢呼。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单位，主席一再地作重要批示，这是从来没有的。这说明主席为首、林付（副）主席为付（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军报红色政权的关怀，也说明军报这个舆论阵地的重要。在报纸工作上，我们都是新兵，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这项工作，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阵地，决不退让，我们要为毛主席、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争气。

你们送来的报告我看了，同意你们的看法，前提是大揭大烧，狠揭狠批，他们要颠覆红色政权是严重的问题，这是决不允许的，在强调大揭大烧的前提下讲究政策，策略。

古田战斗队搞了一系列阴谋，他们攻击我们很恶毒的，他们背后可能有走资派，要彻底揭发批判，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手软。

前一段运动自流，责任要由服务组负。

我们大字报中要点服务组的名，服务组是右的，不能引导大家，有时成为运动阻力，群众对他们基本上还是信任的，希望他们不要撂挑子，不要成为阻力。

办事组的指示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发展问题，红新兵可大量吸收，中层群众要争取，不要搞小脚女人，但是有一条，搞两面派，阳奉阴违的人不吸收。陈 XX、齐 XX 都可吸收，实在不行和他们并队，要建立一支凝固力量。红勤连职工、战士只要政治上没问题，对我们态度好，就可吸收。要大量吸收，不要搞小脚女人。没有群众就没有一切。

当前这场斗争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不知你理解不理解。

要注意芮 XX，这个人很坏，她在在大字报中还在影射攻击我，她挑拨我们和三军的关系，对古田队要密切注意，有情况随时报来。

六八年八月十四日

为什么立足揭发批判，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有很多问题都没搞清楚，如第二套班子，张 XX 等等，不强调这点，怕有人误解，也怕有人捞稻草。因为办事组首长了解报社情况不够，对揭发批判强调不够。

现在运动处于自流，和服务组有关。他们有的有账，有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现在他们不能因为掌握政策而压制群众。现在炮轰夏 XX、黄 XX 很重要，尤其是黄。总之，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错打一个好人，尤其是不放过一个坏人。

六八年八月十五日（晨、晚两次电话）

你们的大字报有许多不妥之处，要修改，我强调大烧大揭，同时强调掌握政策。大字报不要急于贴出，看一看，等有变化后再贴出也不晚，先不急，改好后给我寄来。要注意发展，现在又在搞右翼势力了，要注意新动向。我们队敢于革命，但不善于革命。你们年轻，我惦着你们，怕你们犯错误。

可在我们队传达我给你们三个人的信（关于加强突击队建设的信）和我对服务组的指示，然后写个反映来。

发展对象一个是红勤连战士、职工，一个是红记连，一个是红新兵，只要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对我们态度好就吸收，要最大限度地发展。把名单送给我。

刘 XX 这个人虽然还革命，但告诉他不要从私字出发，他们处揪几个人是不正常的，要

从公字出发。

现在当务之急是稳步大胆地发展，这个问题要提到日程上来，没有群众就没有一切，我们要争（取）群众，只要我们有了群众，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每个处都要有我们的人，要削平各处的山头。成立一个大山头，但削平山头是实质上的，不是形式上的。各红色连队还可存在，红新兵还存在，将来怎么办，要跟（根）据形势发展而定。

我们要掌权，各处我们的人也要把权掌起来。大字报先不忙，到关键时刻再贴，运动可能有反复，到那时再贴也不晚。

我们要谦虚谨慎。

你们老揪人，这不好，不是罢官运动，要大揭大烧，把问题搞清楚。听说有些人揪人不向队里报告，这不行，应向队里报告，突击队应统一步伐，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和外面串联可放宽些，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要拿出“一·一三”、“八·二三”的精神，要连续作战，这是战斗，这是阶级斗争。

六八年八月十八日凌晨

肖力同志说：第二轧钢厂给我们送蜜桃，这是工人阶级的心意，我们要写个倡议，建议去清华等地慰问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支持我支持。

发展问题要提高到我们队最高议事日程，你们的名单可稍增加，薛 X、郝 XXS 这些人怎么样？各处最好一个老同志，一个新同志。发展问题，（一）历史清白，政治上没有问题；（二）运动中表现好的。我们要有原则，千万不要把两面派吸收进来

我们要主动，抓紧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揪人要很好讨论，应该大烧大揭，“黑班子”，“一·二〇”事件都要弄清楚。

红新兵从基层发展，陈 XX 入队问题，你们三个人找他谈一次，说：我们欢迎你入队，但你是红新兵的勤务员，你入队会不会削弱你们红新兵。另外到了我们队要受拘束，不能随便干，要服从总战略。

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凌晨

你们发展的名单我看了，同意。出公告用红纸。把你们的倡议大字报送一份来。把军委办事组对总政文化大革命指示送一份给我。

你们的工作很不得力，我那封信是关系到我们队命运的，你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要动脑子，特别是你，不要老字（子）自居。不能什么事都要我说，你们这样下去会被淘汰。当然还是信任你们的。

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凌晨

送来的队章我看了，我加上了一些，你们要好好讨论一下。很多事情你们几个人先议论一下，报给我，我批准了再执行，

要主动出击，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军委办事组的指示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军委办事组对报社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让小金跟服务组讲一下，建议请示传达，为什么不可以传达，有反复怕什么？对你们也是锻炼嘛。注意陈 XX 的动向，并和小刘小金找他谈一次，入队自愿，出队自由。

你们有什么看法，随时报来，不要老让我讲。

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你们三个人对陈 XX 讲，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及时送回来，这是个政治问题，是对主席、江青同志和肖力同志的态度问题。讲时要违（委）婉。

关于报喜问题，你们问陈 XX，服务组为什么不按军委办事组指示办，军委办事组明确指示不能单独行动，为什么不执行？

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你们的报告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纪念“八·二三”问题，你们不要提，我们自己怎么好提，我们要强调大揭大烧（烧）。

公社要纪念“8·23”，宣传我和突击队的丰功伟绩，这不一定是真心了。我们可提议不一定这样搞，如果他们一定要搞就随他们的便。

你们的第二个建议，想成立要害问题突击小组，如“1·20”事件、第二套班子等，进行纵深突破，我同意这样做，但不要声张，要找可靠的同志。服务组的问题也要搞清楚。总之，要害问题我们队都要纵深突破，你们还可考虑其它问题。

刘 XX 来信反映胡 XX 问题，这个问题不要急，你们可以调查，把情况报来。

报社的情况很复杂，李作鹏同志指示一定会引起很大反映。我们不要马上表态，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随时报来。

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听说你们和红新兵战斗队联合写一张大字报，贴了没有？（答：贴了。大字报已给您寄去了。）那好，以后凡这些事，你们给我备个案就可以。

唐 XX 的问题，你们要加紧搞，从各方面了解情况。

胡 XX 怎么样？你们可搞个详细调查材料来。宋琼是敌人，他交代的不可靠。

肖力同志问：我们队多少人？（答：七十人，还有三十人送你审批）肖力同志讲，我们队要左右形势，我们队要把运动管起来。

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你们要稳住阵角（脚），不要慌，注意观察动向。他们主要强调政策，我们意见是既大揭大烧，又要掌握政权（策）。你们要沉住气，叫大家不要慌，要懂得这点。他们想压我们，但我们不怕，他们想刮翻案风，要稳住，也不要降级，要顶住。突击组要暗暗加紧工作。总之，要沉住气，不要慌，让他们表演，不动声色地继续搞，总有一天他们没有好下场。不急忙表态，有我顶住那（哪）。几次倡议，我们揪黑帮，他们对我们恨透了。

该作（做）的工作加紧做，比如“一·二〇”、黑班子等。不要紧，怕什么。我们作得对，大方向是对的，要顶住，但不要动声色，要他们闹一闹。凡事都要分析，继续革命就要揭发，不然怎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委办事组只是讲政策，是一个侧面，不全面，我不是说他们讲得不对，我们要全面强调。

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报来。

第二次电话：

刚才讲的这些，你们三个人议一下，讲得既策略又违（委）婉，我们队大了，会走露风声，以你们话讲，不要说我讲的。

对左、中、右，偏右的、保的，甚至小院里的人都要了解。小院里的人要看他们和外面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串联，如方抚时等人，但要作得自然。

让他们暴露，不动声色，这个翻案可能和总政有联系。要不动声色，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点很重要。

要调动队内积极因素，但最后你们要把关，我们大字报要从分析形势入手，要有针对性，

大字报不要忘了辩证关系，又要重点突出。大字报不要轻易出，想好了再出，想成熟了再出。强调大揭大烧，最后还要讲政策。

突击小组要加紧动作，三个组或更多的组，向纵深突破。你们三个人要拧成一股绳，你是老队员，要起到老队员作用。我信任你的，你有什么事要及时报告我。

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肖力同志说：我现在兼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报社我也管，两头都要管。这件事，你在适当的时候可在全社传达。

二、对宣传队的同志，你们要特别热情，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你们要兢兢业业，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要和宣传队搞好关系，你们开会最好告诉宣传队，也可请他们参加。但要掌握分寸，如队内的核心组开会就要考虑。对宣传队即（既）要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要心里有数，不能合（和）底端，如果他们完全信任我们，我们也全部信任他们。也可能要有个过程，慢慢来。

三、请你转告宣传队，我热烈地欢迎他们，早就盼着他们来捅军报的马蜂窝了。

建议宣传队的同志也要抓生产，要有少数人，至少一、两个人，要熟悉报纸情况，你们不一定要跟班。我希望他们了解报社的整个情况，生产上也要熟悉，我欢迎他们站（占）领报社的一切阵地，报社的人要全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四、我们队对当前运动要有个部署，如发展问题，对报社各阶层的分析，今后运动怎么搞？有什么打算等（包括对宣传队的关系），要认真讨论一下。

发展问题，你们提个名单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五、你们要形成核心，各处至少要有有一个我们队的坚强核心人物。

六、主席讲了清理阶级队伍关键是个准字，我们报社要注意这一点。对揪出来的人要区别对待，注意政策，对这些人能挽救的就挽救，但对于死不悔改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夏 XX 要宽大，他要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放了他他还会表演的，如果没有历史问题，我们先不动他，这个态我们要表。

军报在人民日报那几个人的问题，还要军报来揭，要调查研究，掌握材料。揪出唐 XX，冒雨吉，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军报是很关心的，这是党的喉舌。

七、肖力同志最后说：我身体不好，先不能到报社看大家，请问我们队的同志们好。肖力同志一再嘱咐，报社很复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肖力同志说：在报社要特别树立主席、林付（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威望，我是他们的代表。

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我们突击队要有所突击，要有所突击就要做到情况明、行动有计划。

全面情况都要议，你们议了后写一个报告来，不一定等我回答，备案后你们就可以行动，凡是有关办报的事，你们总编小组都要议一议，运动上的事队里讨论，跟宣传队讲一下。

版面组要抓总的，抓政治。如果你们版面组抠字眼，你们人手就够了，如果要抓政治、抓总的，就不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关于清队问题，不要扩大化，我们的面有些宽了，一定要注意政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关于运动和生产部署落实问题，你告诉宣传队，让他们催军委办事组批方案，越快越好，这是我的意见。

你要兢兢业业，要谦虚，不要老来自居，一切事都要民主集中制，你们虽然年轻，不谦

虚就要完蛋。你是我们队最老的队员，是代表我做工作的，要把我们队抱成团，要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成为核心。

无论运动上的事，出报的事都要民主集中制，运动上的事要队里集体讨论。出报的事要总编小组集体讨论。

六十三军是杨成武的嫡系，当然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你们要和宣传队搞好关系。你们接受他们的礼物要分清楚，要记下来。不断征求宣传队的意见，要做出样子，这个态度要常常表示。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心中有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

突击队是红色政权的核心，为什么军委办事处打电话光打给陈 XX？陈 XX 的事要记下来，不动声色，要尊重陈 XX，但心里要有数。

你们写那么多大字报干啥，大字报数量不要多，要少而精，这样就会使人看出分量，要在紧要关头写大字报。

我们队扩大了，要做工作，我知道你们很笨，但工作一定要做，团结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左右报社。对报社过去的当权派，一定要派专人向他们做工作。给我领件皮大衣，连同纪念章一起送到中南海西门。

六九年一月 X 日

凌晨二时和中午二时，肖力同志两次来电话：

你要以身作则，不要忘了，你是咱们队的老队员了。

宣传队对你们如何？

对陈 XX 要搞好关系，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老看阴暗面，阴暗面当然要看，但要记在心里，要克服你的老毛病。你要大胆工作，但不要个人说了算，你这个人就是好武断，头脑简单。

附二

给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决心书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您老人家的亲切关怀下，军报领导小组诞生了，这是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您老人家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肖力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全体革命战士，怀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衷心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学习您老人家对成立军报领导小组报告的重要批示，回顾军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战斗历程，我们心潮如浪，热泪盈眶，我们多么舍不得离开您老人家的忠诚战士、我们最好的领导肖力同志啊！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解放军报社乱云飞渡的严重时刻，您老人家给我们派来了亲人肖力同志，这是对军报和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怀和支持，这是军报和全军革命战士的光荣和幸福。肖力同志到军报后，高举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坚决执行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带领我们顶狂风、战恶浪，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革命大字报，揪出了汉奸胡痴，揭露和粉碎了胡痴阴谋小集团，点燃了解放军报

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总政大阎王肖华及其在军报的代理人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扼杀军报文化大革命的紧要关头，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怀着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贴出了在军报文化大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字报，揭露和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及其在报社的代理人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揭开了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军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肖华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易亚伙同王、关、戚反党集团，妄图毁我长城，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在军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时刻，是您老人家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重要指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揭穿了反革命两面派赵易亚的画皮，推翻了赵易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军报红色政权，使解放军报社这个重要的无产阶级舆论阵地真正回到了您老人家的怀抱。肖力同志为军报，总政和全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春，当报社一小撮阶级敌人紧密配合社会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公开跳出来向军报红色政权发出猖狂进攻的时候，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坚决响应您老人家“卫三红”的伟大战斗号召，发动和领导了保卫军报红色政权的伟大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颠覆军报红色政权的罪恶阴谋，胜利地保卫了您老人家亲切关怀的、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军报红色政权，使解放军报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沿着您老人家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您老人家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紧跟您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按您老人家的办报思想办报，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扭转了解放军报落后保守的局面。她亲自组织了对“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部门合”等重大典型的宣传；她亲自组织撰写了经您老人家审批的《抓好形势教育》、《大兴党的三大作风》等重要社论，大大推动了全军和全国的思想革命化。她狠抓大政方针，深入群众，亲自调查研究，组织制定了报纸宣传计划。您老人家在百忙中两次审阅了这个宣传计划，并作了极其重要的伟大批示。这是对肖力同志和肖力同志领导的军报红色政权的最大关怀和支持，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千遍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用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辛勤地培养和教育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我们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的红心，紧跟您老人家奋勇前进！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用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辛勤地培养和教育我们，使我们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面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用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辛勤地培养和教育我们，使我们在胜利面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起尾巴作人，不断革命，彻底革命。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为了保卫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完全彻底地实践了您老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教导，她常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几次昏倒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从肖力同志的身上更好地学到了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更深刻地理解了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更加深了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毛主席啊，毛主席！反复学习您老人家的重要批示，我们深深懂得，还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肖力同志来承担，这是革命的需要，大局的需要。今天，您老人家把军报的革命重担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您老人家给我们撑腰，我们一定给您老人家争气，我们一定把肖力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接过来，传下去，决不辜负您老人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向您老人家庄严宣誓：

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无限忠于您老人家。天变地变，无限忠于您的红心永不

变；山移海移，无限敬仰您的信念坚定不移。

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孜孜不倦地读您的书，老实地听您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忠心耿耿地做您的好战士。我们坚决做到：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如饥似渴，执行您的战斗号令完全彻底，宣传您的最新指示满腔热情，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

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一定要用您老人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斗私、批修”，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线路斗争的觉悟，警惕和继续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保卫肖力同志亲自创建的军报红色政权。如果阶级敌人胆敢兴风作浪，我们就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们斗倒斗臭！我们一定要坚守住军报这个重要的无产阶级舆论阵地，就是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我们也绝不后退一步。我们一定要让军报的天，成为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天，让军报的地，成为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普照的地。我们一定要永远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您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过细地做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速斗、批、改的步伐，夺取军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

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拼死拼活地办好解放军报，让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解放军报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这些肖力同志亲自培养和教育的革命战士对您格外亲，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条条江河归大海，颗颗红心永向您，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解放军报社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全体战士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编辑说明：本期附一、附二均转录自刘道新著《黑纸白字》（自印本，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印）。刘道新，辽宁大连人，1928年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1985年离休。1955年起在解放军报社工作。